

19世纪后期,随着大清留英、留美以及再后来留日学生的回国,英文和日文的书刊开始进入中国。如饥似渴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渴望从外来的精神产品寻找新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中,翻译自外文的书刊成为当时的刚性需求。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潮流中,一位空前绝后的大翻译家横空出世,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文化界的一朵奇葩,至今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位翻译家就是林纾(林琴南)。说是奇葩,是此公不懂任何外语,却能翻译逾二百余种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巴黎花女轶事》《魔侠传》(堂吉珂德)等。在清末民初,对一代中国人影响之巨,只有严复或可比,但林纾译作的影响,远超过严复。因为严复的译作是深奥的社会科学经典,而林纾的译作是西洋文学,对于当时普通的知识青年,有极大的吸引力,可以说几乎是人手一册,此种盛况,后来难以再现。

1852年林纾出生于侯官(福州),自幼喜读书且自视甚高。45岁时无法走出丧妻之痛,同乡好友、留法归国的王寿昌为排遣林纾的愁绪,乃为其介绍《茶花女》的故事,林纾深受触动,因为此类欧洲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风格,都与中国古代文学不同。王寿昌深知林纾的语文造诣极高,若能合作将《茶花女》译为中文,应能风行,林纾慨然允诺,由此开启了林纾翻译之路。



美食不可辜负

沈群燕

有人说,这世间,唯美食和爱不可辜负。我很赞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条件所限,很少去餐馆吃,家里的菜也比较单一。母亲为了给我们调解口味,在工作之余考了三级、二级厨师证,家里烹制的菜肴渐渐有了变化,甚至一点也不逊于饭店,父亲的厨艺也连带渐长。全家品尝了母亲做的郫县豆瓣鲫鱼、拔丝苹果等当时上海并不怎么常见的新菜,大呼过瘾。耳濡目染之下,我从初中开始就自己做菜,在家里的鼓励下,烧一桌菜招待同学绰绰有余。

许是小时候食物短缺,脑海中都是怎么千方百计弄吃的记忆,对美食的渴望和热爱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日常习惯。一直很喜欢汪曾祺和梁实秋关于美食的文章,连带喜欢他们这样的人,觉得热爱美食的人的灵魂肯定也很有趣。许多朋友慕名到汪曾祺家做客,一定要吃他烹煮的菜肴,有些菜品看上去挺普通的,但因是主人独创,渗透着不一样的心思和情谊,别有一番风味,如招待聂华苓的一道菠菜拌干丝,菠菜必是嫩嫩的小菠菜,豆腐干是北京特有的,这道菜让聂华苓每次到北京必点。

成立家庭后,由于工作忙,基本都是到母亲家蹭饭,直到女儿上了高中,周末成了我磨炼厨艺的好时光,从买菜到做菜,兴趣愈来愈浓,让我回想起了少时的幸福时光。品尝佳肴似乎总是和亲情、同学情联系在一起。也幻想着,如果哪天朋友点名要吃我做的哪道菜,该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

和不少朋友因吃结缘,从育秀路小饭店一路吃到奉贤的红烧鱼头,从祥和斋的大盘鸡到宝龙广场“云南小镇”的菠萝饭和百香果自制饮料,哪里有好吃的,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有时会兴冲冲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只为吃一顿饭。

我们的生活因为有美食而变得有趣生动,品评食物的美好足以冲淡许多烦恼,制作美食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生活的热爱,愿我们都能从美食中找到安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住在福州的黄巷,开始注意阅读与福州有关的晚清人物事迹。黄巷正是如今闻名遐迩的三坊七巷之一,福州市中心附近沿着南后街的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和杨柳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

译界奇人林纾

何亮亮

吉庇巷合称三坊七巷。当时城市尚未改造,三坊七巷古意犹存,居住在此,自有许多乐趣。当时初读钱锺书先生《林纾的翻译》(1979年),茅塞顿开。钱锺书先生提到,正是读林纾小说,激发了他对外国文学的极大兴趣。钱锺书学贯中西,博极天下,他的启蒙却是来自一位不懂外文的福州才子林纾。

林纾的翻译或者说创作模式是,与懂外文的海归合作。合作者边读外文原著,以中文说出故事,林纾“耳受手追”,由于合作者多为同乡,估计是用福州方言。他用的是毛笔,写作速度惊人,如其自己所说:“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四小时六千字,且所写为文言而非白话文。今天即使用电脑打字写作,四小时能写六千字,非常人所能为。钱锺书先生阅读对比了林纾翻译的英国小说家哈葛德的原文之后,“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英文原文。原因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

钱锺书先生对于林纾译作与原文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是译文的水平高于原作的水平。或问,可以这样比较吗?当然可以。钱锺书先生的研究就是明证。

不过林纾后来成为“翻译机器”,文字无法保持高水平,只为稻粱谋也,无可厚非,也不影响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崇高地位。

2021年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在马德里、上海和北京三地同时正式发布了汉西版《魔侠传》(堂吉珂德),就是在百年之后,向林纾表达敬意。其缘由是,虽然林纾是《堂吉珂德》的第一个中译本的作者,但是和西班牙原文著比较,其内容有很多差异,甚至林纾在中译本有不少再创作,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加以介绍,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西班牙汉学家雷林克将这个译本译回西班牙语,并增加了大量注解,诠释林纾的译文,可助西班牙语读者对塞万提斯作品的理解。一部世界文学名著的中文译本被翻译回原文,似乎是第一次,实在是非常奇妙的文学交流佳事,也使我们再次注视林纾这位奇人。



玉立照新装

(中国画) 唐子农

在我成长过程中,闺蜜这个词一直离我很远。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女性,凡事都自作主张,碰到问题也自行解决,我觉得我有这种能力,也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在我的原有印象里,闺蜜是那种有事没事煲电话粥、各种八卦小道消息的婆婆嘴,无聊得很。

我换过好几家单位,年轻时并不惧怕挑战,希望多一种可能,可以找到一条自己喜欢的人生大道。可是,事情总不会那么简单,每条路上都会有新的问题冒出来,让你头疼。

我到第二家单位去上班时,行政负责人环视了一圈办公室,指着就近的一张空桌说:“你就坐在这里吧。边上的那个叫小W,有什么事就找她解决。”小W抬起头朝我笑了笑。她是个美女啊。

小W声音甜美,说话温柔,是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男同事们很喜欢到她的工位上来问这问那,有时还故意拿话逗她,看到她着急的样子,哈哈大笑。不过,小W已经结婚生子,他们都不敢造次。

我和小W的对话,基本上限制在工作范畴,感觉和她讲话很舒服。

一次单位到外地团建,大家喝得很嗨,一位男同事竟然喝趴下了。本来晚上还准备了卡拉OK,没想到小W突然崴了脚,不能

那一年的滇西之旅,最后一站来到了云南大理。我走进在海内外游客中颇有名气的老城“洋人街”,只见两旁都是青砖灰瓦、飞檐翘角,富于白族特色的建筑,酒吧、咖啡馆、饮食店、时装铺、工艺品商店鳞次栉比,每家店铺前几乎都挂着一串红灯笼或者长方形的各色宫灯,典雅而又不失时尚。走得有点累了,便在旁边酒吧的露天座位上坐定,要了一瓶老挝黑啤。

打开小瓶装的啤酒,喝了一口,有点苦,但十分醇厚,回味微甘。坐在街上,一边啜饮琥珀色的老挝黑啤,一边欣赏街景,晴空湛蓝,白云舒卷,阳光射过商店门前一长排遮阳篷的缝隙,洒到坐在露天饮咖啡、喝啤酒的男男女女身上,构成斑驳迷离的光影,恍惚间有时光留驻的感觉,也让我平生第一次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两句古诗有了点体会。

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每天早晨摩肩接踵地从地铁站进出,急匆匆行走在上班的路上;职场打

拼的人生,让人们保持着步履匆匆、不敢懈怠的快节奏,似乎让人忘了生活中还有晨曦暮霞,春花秋月,我们的心灵因而变得粗粝而麻木。然而,一旦我们抛开俗务,来到这云淡风轻、景物旖旎的远方,便会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想坐下来,让心灵得到哪怕片刻的休息,任思绪获得自然美景的滋润。我们忽然有所领悟,生活的意义原来不全是在职场上的打拼与挣扎,人生苦短,天地无涯,让我们的眼睛在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中停留与沉醉,生命才是丰富完整的,而不致单调枯燥。

大理“洋人街”让我体会到了“坐看云起时”的意涵,三年后,在长沙的岳麓山,我又有了一次相似的经历。那天,游完岳麓书院和岳麓山,下山途中,近山脚处,发现旁边密林掩映中有一间雅致的茶室,便信步走了进去。要上一杯绿茶,一边坐下喝茶休息,一边随意欣赏着满山斑斓的秋色。想到上一次游览岳麓书院和岳麓山,还是在1988年,光阴如水,年华老去,旧地重游,难免有些感慨。

自然,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依然豪气干云,爱晚亭的秋色依然绚丽迷人。所幸近年来我也多少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落到了实处,行我之所欲,看我所想,自由自在,而思我之所见,析我之所闻,是需要坐下来慢慢咀嚼和消化的。此时,坐在岳麓山脚的露天茶室,回想这次湘西湖北之行中的见闻,比如那日雨过天晴后在芷江受降纪念馆感受到的心灵震撼,参观完飞虎队纪念馆返回途中在城郊野地里看见的那只巨大的石碾,芷江城中万和鼓楼内与侗族老人的愉快交流;比如流连于传说中王昌龄写《芙蓉楼送辛渐》的黔阳芙蓉楼;比如在凤凰古城沈从文故居时看见的他用来欣赏古典音乐的那架留声机,在常德五十七师阵亡

在苏州街头行走,见当地人都穿得山青水绿,举止温文尔雅,不少男士还喜欢在腰间佩块玉,腕上戴个手串,尤好掌上把玩的小玩意儿。与他们一攀谈,他们说,道地的老苏州人,大抵如此,掌上把玩,这或许是苏州人特有的嗜好吧?

苏州人最爱掌上把玩,盖因苏州工艺品巧夺天工,苏扇、苏式木雕、苏式玉雕、苏式盆景、陆墓金砖、香山舟山村核雕……举不胜举,令人观之眼花缭乱哉!

早在明清时期,苏式玉雕名扬全国。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记载:“良玉虽集京师,工妙则推苏郡”,苏州琢玉已为全国中心。自明代苏州治玉名家陆子冈发明了“子冈牌”,皇帝与士大夫皆以玉牌为掌上宝贝。至清代,掌上把玩扩大至寻常百姓家。这些把玩之物或系于腰间,或挂于胸前,或戴在腕上,或把玩于掌间。其材质有玉石、翡翠、象牙、玛瑙、陶瓷、紫砂、水晶、寿山石和高档木材。样式不限于玉牌与串珠,小巧玲珑的摆件,皆可作掌上把玩之物。

笔者伏案笔耕时,也爱把玩几件小玩意儿。苏州木雕文玩高手胡家林制作的一件红木水盂《童子牧牛图》,牧童与牛皆栩栩如生、小巧玲珑、雅趣盎然。我还得到过他制作的一只小巧的金丝楠木笔筒,高12厘米,外径5厘米,厚0.8厘米,呈浅灰色。看似貌不出众,但经吾手中把玩摩挲日久,外表浅灰色居然变了,变成了淡棕色,其纹理日趋雅致,质地渐显温润,手感倍觉柔和,在阳光下审视,淡棕色的木纹中隐约有金丝闪闪,闻其内蕊,则有淡淡的幽香。我一边把玩,一边构思文章;完卷后,又在把玩中酝酿如何修改与润色,让我茅塞顿开。

在把玩物件中,手串最为苏州文人所爱,木质手串分为紫檀木、花梨木、红酸枝、乌木、楠木、沉香木等,这几样手串我都把玩过。海南黄花梨串珠纹理细腻,有鬼脸者尤佳,楠木中以金丝楠木为第一。在台南,我买过一串桧木竹节手串,把玩已有数年,至今仍有淡淡的馨香。在串珠上雕上文字与图案,以苏州核雕最为出名。我先后多次赴光福县舟山村采买,知晓当地有位核雕名家承莉君。她家系传,从小耳濡目染爱上此艺,苦练出成果,其“水景八仙”妙趣横生。

扇子更是苏州人掌上把玩之爱物,评话演员出场,必带一把扇子做道具。笔者虽非艺人,也收藏了两把扇子为珍爱。一把是周慧珺用行书题写的清平乐词,背面是人物画家王仲清绘的《杨玉环图》,题诗“杨家有女初长成”,丰腴曼妙。扇柄是老红木。另一把是由赵冷月书写的唐寅诗,背面是韩敏画的《竹子图》,他用板桥体字书写郑板桥诗一首。因为珍爱,对扇骨一定要讲究,我慕名去苏州桃花坞小巷找到“江南扇王”徐义林之子徐家东,请他定制一把水磨碧玉折扇,再请苏州雕刻家杨君康兄刻了荷花竹叶与小鸟,真是古雅精致,令人爱不释手。

将士公墓无意中瞥见的那位潸然泪下的青年小张,等等,犹如一个个电影镜头,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我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场景还会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相辅相成。行万里路中的所见所闻,又何尝不是另

一种意义上的读书——读自然、历史、文化、社会这本大书,它们值得你在某个时段放下双肩包和照相机,坐下来静静回味、思索和消化,然后才会变成涵养你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充实和丰富我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认知。坐看与行走,包含了静动、张弛的结合,是高质量旅行的辩证法。

动弹。几个同事纷纷主动要求送她到房间,再陪陪她。没想到,小W指名要我送,和她住一个房间。我当时有点愣然,因为觉得我俩不是一个频道上的人,我以为有几个人和她的关系都比我好。

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很自然地成了闺蜜。

之后,我问过她:“为什么选我?”她说:

花朵开在交叉的小径

家伶

“你个性豪爽,人不矫揉造作,真实,也不惧权威。”其实,她崴脚也是当时心情不好造成的。我猜想当时我可能讲了一些趣事让她开心了吧。

后来,我们都去了其他单位,联系却十分密切,关系却倒过来了。

我碰到烦恼的事会一股脑儿跟她说,她从未抱怨过,每次都听得十分耐心。时间久了,彼此之间越发了解。有时候我真的只是讲一通,然后自己就好了,坏情绪却扔给她了,她也没讲过我自私。

记得有一次,我和先生吵得很厉害,他说他有理,我认为我有理。僵持不下时,我立马打了小W的语音电话,让她来评理。

她先让我们谁也别出声,接着批评我先生,说他是男人,要想着多让我,有什么大不了的,到明天再说。然后她批评我太过分,得理也要让人,不能乱耍性子由着自己。她批评我的时候,我真的就不响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也许,这就是闺蜜的力量。我工作难受时,她帮我解过忧;我情绪低落时,她像个心理医生进行排解。我先生说:“你是哪里修来的福气,有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我们吃饭她请我多,我们出游,她逛店购物时间长,我还摆一张臭脸,她也只是笑笑,她有好事还是会想着我。奥黛丽·赫本1981年在肯尼迪中心有一段关于友谊的发言是这样讲的:“什么是友谊?友谊就是心甘情愿地付出,在你伤心的时候让你破涕为笑,恐惧时让你心情平静,苦闷的时候给生活带来鼓励……在这个充满自私和贪婪的时代,友谊为人们带来欢乐,如一颗星星,在黑夜照亮前行的路。无论前路如何,都会一路帮助我们。”好闺蜜就值得这样的友谊。

十日谈

“好闺蜜”的故事

责编:刘芳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